2026 5

DOI:10.16564/j.cnki.1003-2568.2026.05.014

“华人性”表达：英国伦敦华人粤剧活动的内聚性与跨国性※

●潘妍娜

摘　要：对于在英粤籍华人来说，粤剧既是乡音，也是连接故土与他乡、维系族群认同的文化通道。粤曲社向内凝聚的生态以及围绕粤剧所形成的一系列表演实践，为英国粤籍华人在伦敦建构了一个与“故乡”相似的音声“飞地”与文化空间，而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带来的文化流通便利，亦进一步强化了在英华人对粤剧原乡传统的坚守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使得其“华人性”在故乡与他乡的跨国流动中得以协商与建构。

关键词：粤剧；英国华人；跨国传播；文化认同；区域国别研究

文章编号：1003-2568(2026)05-0157-12　　**中图分类号：**J892.65　　**文献标识码：**A

作　者：潘妍娜，博士，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

引　言

长期以来，粤剧界流行一句话：“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粤剧与海外粤籍华人移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始自近代华南民众的海外迁徙，由粤剧的音声流动所建构的跨越国别与区域的海外粤籍华人的族群网络亦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如饶韵华所著《跨洋的粤剧：北美城市唐人街的中国戏院》一书，讲述了近代粤剧演员与从业者跨越各国边界在北美各大城市流动演出，以独特的方式将北美不同的华人群体联系在一起。[①]程美宝提出“粤语声域（Cantonese Soundscape）”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近代粤剧、粤曲、粤乐在不同地理空间中的流动以及粤籍移民对此展现的不同层级的区域文化认知。[②]这些研究表明，在海外粤籍华人与家乡的关系中，粤剧扮演的正是孔飞力所说的“通道”的作用，[③]有关粤剧的人、物、乐的跨国流动支撑了华人以原乡为基础的文化认同与中国想象。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民族国家运动的开展、全球局势的变化，华人由“侨居”转为“定居”落地生根，商品性粤剧文化流通通道逐渐萎缩，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各种粤剧粤曲社团成为主要传承者，粤剧也转向在地化发展，相关成果可见潘妍娜、黄露等研究者对新加坡、泰国华人粤剧的研究。[④]粤剧作为海外华人与家乡文化通道的角色当下是否还在发挥作用，目前较少有研究关注这一问题。

历史上，欧洲并不是广东籍华人的主要移民地。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严重受损，急需劳动力，加上当时中国香港新界农民由于农业政策导致失地带来的生存问题，大批的中国香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共建项目“粤剧在英国粤籍华人中的传播与认同研究”（GD24XYS022）阶段性成果。

①〔美〕饶韵华《跨洋的粤剧：北美城市唐人街的中国戏院》，程瑜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

②程美宝《国别思维与区域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第21页。

③〔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47页。

④潘妍娜《粤剧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传承的三种形式与角色变迁》，《民族艺术》2022年第1期，第22-33页；潘妍娜《传统重构与“华人性”变迁——新加坡华人粤剧表演中的新现象及文化阐释》，《中国音乐》2023年第3期，第55-63页；黄露、赵亚如《交融与共生：粤剧在新加坡的在地化研究（1965—2024）》，《广西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第57-64页；黄露、赵亚如《落地与生根：粤剧在泰国的传播发展（1860—1960）》，《四川戏剧》2024年第9期，第40-44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港籍华人开始移入欧洲。其中，英国成为接收这批移民的主要国家，至今已形成规模超过70万人的华人社群，其中出生地为中国香港的粤籍人士占比超过34%。[①]在这些粤籍华人聚居的社区中，普遍存在着粤曲社与粤剧粤曲活动，伦敦作为英国华人最集中的城市，很多以广东人为主的华人协会都设有粤曲社。与北美、东南亚地区上百年的华人移民历史不同，英国的华人移民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自中国香港的第一代移民为主，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同时持有英国护照、香港护照与港澳同胞回乡证，常年往返于中英两国，在此背景下，英国华人粤剧活动呈现出何种特征？其文化主体如何在中英双重语境下通过粤剧进行身份协商？本文以笔者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在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访学期间对伦敦4个粤曲社的田野考察为基础，并结合归国后对英国华人跨国粤剧演出活动的跟踪观察，从在地情境与跨国网络的双重视野探讨英国华人粤剧活动的角色与意义，以期与其他区域华人粤剧研究形成学术互补，同时也为区域国别视角下中华音乐海外传播与认同问题提供个案。

一、伦敦粤曲社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香港新界移民入境后在伦敦的苏豪区爵禄街及附近街道形成了新的华埠，这就是今天的伦敦唐人街（Chinatown）。最初的华人移民多在唐人街经营餐馆，唐人街也因此成为早期粤剧活动的中心。据英国共和协会的相关资料记载，英国伦敦地区的第一个粤曲社是1964年由陈子昌、廖金禧、冯坤泰等人在唐人街发起成立的侨声粤曲社，早期的侨声没有固定活动地址，聚会是在一些热心人士的餐馆，利用工余时间进行的，曾以华人“旧工团”“中国城大酒楼”“文氏宗亲会”等地方作为活动场地。[②]活动形式为各自带自己的“私伙”乐器，每个星期唱粤曲玩上几个小时，有时候也会举行义唱活动（如侨声粤曲社曾在1966年12月26日举办过“救贫助学”义唱活动为香港贫苦儿童捐款）。可以发现，早期的侨声粤曲社，具有典型的传统粤曲“私伙局”的特点，即“自发性”与“非营利性”，成员之间不涉及经济往来。

侨声粤曲社作为最早的华人曲社，在伦敦华人社区存在了30多年。20世纪90年代后，侨声粤曲社因主创成员过世等原因解散，一些乐师和成员“开枝散叶”成立新的粤曲社，在笔者的受访者中，侯耀恒、陈丁生、骆树荣、冰姐等人都参加过这个曲社，离开侨声之后才成立了自己的曲社，并成为英国粤曲圈中的教唱老师与音乐师傅。受访者告诉笔者，目前在伦敦地区活跃着10个以上的粤曲社。笔者对其中4个粤曲社：伊斯灵顿（Islington）粤曲社、窝咸（Walthamstow）粤曲社、盖莱顿（Croydon）粤曲社、共和（Kung Ho）粤曲社进行了走访与考察。4个粤曲社中，共和粤曲社是由同名老牌华侨社团“共和社”（Kung Ho Association）于1996年成立的，是继侨声之后历史最久的一个曲社。盖莱顿粤曲社由侯耀恒先生个人成立，侯耀恒先生原为侨声粤曲社和共和粤曲社的成员，2006年离开共和粤曲社后在家中创办了私人曲社；窝咸粤曲社与伊斯灵顿粤曲社则属于同名华人协会之下的组织。窝咸粤曲社成立于1999年，由原侨声粤曲社的音乐师傅陈丁生与其妻娇姐负责，除了每周的开局唱曲，也会教学生唱曲，窝咸粤曲社的爱好者大部分都曾跟随陈师傅学习粤曲。伊斯灵顿粤曲社成立相对晚一些，据主理人凯蒂介绍，成立时间距今10年左右。

①陈鹏《二战后英国华人群体变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8年，第31页。

②廖金禧《英国伦敦粤剧发展》，共和协会编《2005年伦敦国际粤剧节暨第十二届欧洲业余粤剧大汇演资料册》，2005年，第21页。笔者2023年6月4日在共和粤曲社考察时获赠该书。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4个粤曲社性质有些许不同，除了侯先生的盖莱顿粤曲社为个人创办，其他的都属于华人协会。共和协会是华人自创的老牌协会（成立于1947年），而窝咸与伊斯灵顿则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来新成立的一系列华人协会（或称华人社区中心）。从“侨声”到后期的粤曲社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英国华人社会的发展。一方面，这表明随着一代华人经济条件的好转以及华人移民的增多，粤曲爱好者的数量也不断增多，唱曲需求的增多促使粤曲社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华人协会能够将政府资源与社会捐款整合起来，为传承粤剧、发扬华人文化提供支持，例如提供场地、举办活动等。

虽然粤曲社性质有所不同，4个粤曲社的成员、音乐员并不固定而是相互流通，例如演奏高胡的李师傅，每周同时为盖莱顿粤曲社、窝咸粤曲社与伊斯灵顿粤曲社伴奏；爱好者冯海伦每周参加的粤曲社是盖莱顿（周二）与窝咸粤曲社（周日），她告诉笔者：“伦敦有很多曲社，只要你想去你每天都可以去。”[①]因此，粤曲社更像一个活动场所，为爱好唱曲的人们提供伴奏、音响、场地。各个粤曲社彼此错开时间，就是为喜欢唱曲的爱好者提供方便。笔者在4个粤曲社中随机抽取31位爱好者发放问卷，对其年龄、原乡、移民时间进行了调查，（表1）发现其中有28人60岁以上，除了1人来自中国广东深圳、3人来自越南（其中2人为越南广东籍华人，1人为越南人，其养父为广东籍华人），1人来自中国福建，1人未填，其余23人均是由中国香港移入英国，经访谈可知他们来自香港新界大埔一带。从移民时间来看，有21位都是在1950—1979年间移入英国（包括3位越南难民），可见这个群体的主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新界移民。他们的人生经历较为相似，大多从事家族企业式的餐馆行业（主要是中餐外卖与英式炸鱼薯条），早年为生活所迫离开家乡，远渡重洋在陌生的国度里打拼开辟自己的事业，异常辛苦，不少人在赚钱后逐渐买楼、投资商业，在年老之后退出餐饮业享受退休生活，参加粤曲社就成为了他们主要的娱乐活动。

表1　英国粤剧爱好者基本情况

统计维度	类别细分	人数（人）	占比（%）
年龄分布	60岁以上	28	90.3
	50—60岁	2	6.5
	未填	1	3.2
原乡分布	香港	23	74.2
	广东	1	3.2
	福建	1	3.2
	越南	3	9.7
	未填	3	9.7
移民时间分布	1950—1979年	21	67.7
	1949年之前	1	3.2
	1980—1999年	5	16.1
	2000年之后	4	12.9

二、日常唱曲与年度展演：英国华人粤剧活动的内聚性

通过笔者的田野考察来看，伦敦地区华人粤曲社主要为每周一次的日常唱曲活动，以及每年一次的粤曲演唱会，两种活动串联起了在英粤曲爱好者的日常生活，也聚集起了喜爱粤剧的粤籍华人。

（一）粤曲社日常唱曲活动

粤曲社日常活动形式是相同的，每个下午演唱12—16首粤曲，每首粤曲时长大约半小时。每首曲目通常由两位爱好者对唱，拍档通常是提前

①被访谈人：冯海伦，女，1955年出生，1966年移居英国，粤剧爱好者；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3年5月30日；访谈地点：英国伦敦诺伯里侯耀恒先生家中。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一周约好，每个粤曲社都有主理人负责安排每次活动的唱曲顺序，提前准备好乐谱等。除了共和粤曲社面向会员唱曲是免费的，其他粤曲社都为“付费唱曲”的形式。演唱粤曲的爱好者需要每人支付唱曲费用12—15英镑，粤曲社会提供茶水、糖水与点心。除了唱曲，粤曲社还会提供麻将、扑克等娱乐设施供爱好者闲暇时娱乐，唱曲到晚餐时间，粤曲社也会提供晚餐，粤曲爱好者们可以选择是否留下来吃晚饭，吃晚饭的每人收费6英镑。

2023年4月4日，笔者对盖莱顿粤曲社的唱曲活动进行了考察，粤曲社设在侯耀恒先生位于诺伯里（Norbury）的家中，活动时间从12:00开始，一直到19:00结束，一共演唱了14首曲目，形式为两人对唱。当天演唱的曲目为《幽媾》《花亭圆梦》《情满桃花渡》《樱桃落尽春归去》《胡风汉月两牵情》《永系不了情》《鬼马钟无艳》《花蕊夫人》《南唐残梦》《龙女洞房》《红粉忠魂未了情》《风流梦》《关公月下释貂蝉》《汉宫秋夜雨》。

社长侯耀恒先生已80多岁，不再参与管理粤曲社，只参加演唱一首曲子。粤曲社事务的主理人叫May（梅），她负责安排粤曲社的唱曲顺序、收钱等事务，也参与当天的演唱。粤曲社的乐器配置与国内粤剧乐队基本一致，打击乐器有锣鼓、卜鱼、碰铃等，丝竹乐器有高胡、椰胡、扬琴、笛子、洞箫、中阮、三弦等，另有萨克斯等，伴奏乐队少的时候有4—5人，多的有6—7人，相对于唱粤剧的爱好者来说，由于学习演奏乐器较难，音乐演奏者较少。除了主奏乐器鼓板、高胡、小提琴、扬琴这些是固定的，其他乐器的配置通常根据每个粤曲社的现实情况决定而不固定，有时也会出现使用两架扬琴，其中一架由初学者跟奏。乐手往往身兼多职，如盖莱顿粤曲社的侯太太既是乐队的阮演奏者，也负责为整个粤曲社做饭，等等。由于英国境内缺少专业粤剧老师与音乐师傅，大多数爱好者的学习方式是日常沉浸式、跟随式的“非正式学习”方法，体现出娱乐中传承的特点。整个曲社氛围是非常轻松的，除了上台唱曲的人，其他人围坐在一起聊家长里短、交流唱曲心得，也有的人在另外的房间打麻将。



图1　盖莱顿粤曲社日常唱曲。侯太太摄，2025年12月12日，英国伦敦诺伯里侯耀恒先生家中



图2　窝咸粤曲社日常唱曲。潘妍娜摄，2023年7月2日，英国伦敦普里奥力公寓社区中心

这种日常性的粤曲活动，每天在伦敦的不同粤曲社以同样的模式上演。（图1、图2）成员的流动性也表明这个活动维系着一个定期的熟人社会和交往空间——在这里，虽然是付费唱曲，但其本质并不是商业性的，而是带有情感性。冯海伦告诉笔者，她一般去盖莱顿和窝咸粤曲社，但有时候有些地方的粤曲社叫她唱曲，她也会去，她说：“如果不去就办不下，大家就没地方玩了。”[①]粤曲社的

①被访谈人：冯海伦，女，1955年出生，1966年移居英国，粤剧爱好者；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3年5月30日；访谈地点：英国伦敦诺伯里侯耀恒先生家中。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存在有时更是“家”的存在，笔者在考察中遇到的“喜姐”，她在1980年来到英国，1987年丈夫去世后，她就在朋友的带领下参加粤曲组，这给她艰难的生活带来了温暖。她说：“从前我都不知道喜不喜欢，我是觉得去到那个地方，我有一个家庭，因为英国没什么娱乐，尤其是1987年我先生过世后，我带着两个小孩子，我自己没有亲人，所以我去粤曲社，有一种‘Family’的感觉。”[①]经营美容行业的冯海伦也说过每次表演时她都会给大家免费化妆、主持，“大家好像一家人”，“家”已成为成员对粤曲社的集体认同，超越了其中的商业性，体现了粤曲社作为传统华人社团互帮互助的核心功能。

（二）粤曲社年度展演

除了日常的唱曲活动，一般来说，每个粤曲社每一年都会举办一次大型的演唱会。举办演唱会仅靠一个粤曲社的力量很难完成，需要调动和邀请很多其他粤曲社的人员一同帮忙，小型的日常唱曲活动在每年一次的大型表演时便会转化为全英粤籍社区的聚会与文化盛事。就笔者参加的2023年5月21日盖莱顿粤曲社和6月25日共和粤曲社的两场演出来看，两场演出的表演人员、音乐师傅、服务人员呈现了重合性，表演地点近年来都是在同一个剧院“波兰社会文化中心剧院”（POSK Theatre）。

以2023年5月21日盖莱顿粤曲社举办的十七周年演唱会为例，（图3）实际参与的粤曲社还有伦敦地区的升平粤苑、窝咸粤曲社、伊斯灵顿粤曲社、怡情雅聚粤曲社、共和粤曲社、婉乐轩粤曲社，埃克塞特、绍森德地区的高升粤曲社以及利兹地区的钰鸣轩粤曲社一共9家粤曲社。笔者了解到本次表演活动经费来自自筹，登台人员每人出资350英镑，所有的资金都用于台租、聘请音乐师傅，以及演出后的聚餐。演出不售票，由主办方印刷入场券给所有曲社的成员及其亲朋好友免费派发，当天凭入场券可以领取一瓶水和一个港式面包，以此吸引观众来观看演出。展演从中午12:30开始，每首曲子大约30分钟，整个演出的时间较长，5月21日盖莱顿粤曲社的演出有15个节目，其中14首是粤曲清唱对唱，最后一个节目是两位爱好者演出的折子戏《牡丹亭惊梦》中的《幽媾》。整场演唱一直持续了近8个小时，一直到当天20:00左右才结束。如此的演出长度显然并不是普通人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舞台演出——没有观众能够一直观看近8个小时的演出，实际情况是，观众常常是听完几首自己喜爱的曲目，或看完朋友的表演后便“溜”出剧场，或在大厅闲聊、拍照，待到下一位朋友演出时再回到场内。这种看似“松散”的观演行为，表明活动目的不在于艺术鉴赏，而更像一场族群的内部展演与聚会。



图3　盖莱顿粤曲社十七周年演唱会。潘妍娜摄，2023年5月21日，英国伦敦波兰社会文化中心剧院

①被访谈人：喜姐，女，1957年出生，1980年移居英国，粤剧爱好者；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3年5月22日；访谈地点：英国伦敦国王街波兰社会文化中心剧院。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可见，对于英国粤剧爱好者来说，粤剧粤曲表演不仅是出于审美，亦有着极强的社交与凝聚族群功能，粤曲社成员本身体现了较强的地缘性（祖籍广东）、行业（餐饮业）性，以及有着相似的离散经历，粤曲社也带有同乡会的性质。笔者曾经对爱好者做过一项调查“您喜欢粤剧的原因是什么”，发现“喜欢粤剧的唱腔与表演”和“可以认识很多同乡与朋友”是两个最多选的选项。无论是日常的唱曲活动还是年度演唱会，演员的表演价值与评价均主要来自群体内部的认可。此种现象也促使笔者将关注点从表演的内容转向表演过程，正如新西兰音乐学家克里斯托弗·斯默提出的“作乐”这一概念强调了社会互动对于音乐生产的重要性，即音乐表演不仅是个人表演者对乐谱的演绎，而且是众人参与的一种文化实践、意义传递与社会认同的过程。[①]英国华人粤剧日常唱曲活动以及年度演唱会中体现的社交性，建立了以粤剧粤曲认同为核心、以原乡文化为纽带的紧密的“内聚型”族群网络。

三、原乡与正统：华人粤剧活动的跨国性

除了日常唱曲与年度展演，英国华人粤剧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与回乡伴随的跨国粤剧活动，有关粤剧的人、乐、物的跨国流动强化了英国粤籍华人对原乡文化的认同与维系。

（一）粤剧爱好者的跨国演出与学习

受香港特殊历史背景与回归后平稳过渡安排影响，部分香港居民仍持有英国公民护照的同时亦拥有香港特区护照，可自由往返英国与中国香港，还可以使用“回乡证”随时回祖国内地。这种便利的跨境身份，让定居英国的香港籍华人得以保持与故土的紧密联结，很多人在香港仍然有房子，每年冬天在英国最冷的时候回香港居住上几个月，春节之后天气变热又返回英国。而粤剧爱好者每年一次的“回乡”之旅中，与粤剧相关的各种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以曲会友的跨国演出、学习已成为这群爱好者的常态，如2023年盖莱顿粤曲社爱好者们在香港的两场演出，一场是11月5日盖莱顿粤曲社与香港新界乡议局合办粤剧演唱会“乡情乐韵汇香江”。（图4）该次演出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的活动之一，在香港沙田新界乡议局大剧院举行，另一场是11月16日在香港西九龙文化中心茶馆剧场举办的“笙歌妙韵耀香江”。



图4　2023年，盖莱顿粤曲社“乡情乐韵汇香江”演出海报。侯太太供图，2023年10月2日

①〔新〕克里斯托弗.斯默《作乐：音乐表演与聆听的社会意义》，康瑞军、洛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8–9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近年来，爱好者的粤剧之旅不限于香港，回内地演出、交流也很多，如2024年11月广州举办第九届羊城国际粤剧节，英国曲社婉乐轩受邀参与演出，盖莱顿粤曲社的成员也作为观众参与了该次国际粤剧节。2025年11月2—3日，盖莱顿粤曲社在广州彩虹曲苑举办的“笙歌妙韵汇羊城”（图5）演唱会与佛山祖庙万福台“唱游乐聚万福台”的两场演出，参加这两次活动的英国爱好者一共近40人。这些演出是“表演”，也是与国内粤剧界的交流。以笔者参加的11月2日的“笙歌妙韵汇羊城”这场演出为例，这场演出由英国盖莱顿粤曲社与广州本土粤曲社“笙歌乐府”合办，演出时间为下午1:00—6:00，一共演出10首曲目，登台的唱家除了英国唱家，还有广州笙歌乐府的唱家郑亨、谭国莲，以及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李月玲，伴奏乐队中有6人是英国爱好者，其余的伴奏人员邀请了红豆粤剧团前掌板欧阳靖、广州粤剧院头架李毅及笙歌乐府的乐师等人参与。



图5　2025年，盖莱顿粤曲社“笙歌妙韵汇羊城”演出海报。侯太太供图，2025年10月8日

由于英国本土的粤剧老师比较缺乏，一些爱好者在回香港和广州期间学习粤剧之后返回英国后则担任教唱老师。例如，冰姐曾拜香港粤乐老师潘细伦为师，并在2005年加入了香港八和会馆及八和音乐组普福堂，并成为会员至今。2008年，她于伦敦创立曲社婉乐轩后开始在不同社区教授曲艺知识、唱曲技巧等，如今也是英国粤剧圈中一位粤曲教唱老师。

（二）粤剧曲目的跨国传播

冷战时期，中国内地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同一时期香港唱片业、电影业发达，成为粤剧对外传播的重要枢纽。加上英籍华人往返香港便利，很多华人学习粤剧所用的音像视频，其所使用的乐器、乐谱大多购自香港。粤港两地恢复通关后，内地粤剧曲目也逐渐通过香港传到英国，但主要还是以香港曲目居多。冰姐告诉笔者：“我们大都是在香港某些专售粤曲影音的公司中购买（曲谱），亦有在香港及深圳的各类型曲社中取得，有些免费，有些要付费，多数由唱者选购后，再带回英国曲社唱歌使用。”[①]与故乡香港紧密的联系塑造了英国爱好者在审美与曲目选择上更加偏向于香港粤剧而不是广州粤剧。[②]以盖莱顿粤曲社为例，其“粤艺同行盖莱顿17周年演唱会”演出的15首曲目中，有12首来自香港粤剧的代表曲目，只有3首是内地粤剧代表曲目。（表2）

①被访谈人：冰姐，女，1960年出生，1977年移居英国，粤剧爱好者、粤曲教唱教师；访谈时间：2025年12月1日；访谈方式：微信。

②虽然粤剧是粤港澳地区的共有传统戏曲，但是1949年之后，粤剧在内地与港澳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趋势，由此在唱腔、剧目与曲目方面都有一定差异，业内常有“广州粤剧”与“香港粤剧”不同的称呼。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表2　盖莱顿粤曲社17周年演唱会曲目来源

来源	香港	内地
曲目	《樱桃落尽春归去》《永系不了情》《南唐残梦》《红粉忠魂未了情》《情满桃花渡》《花亭圆梦》《铸情》《鬼马钟无艳》《关公月下释貂蝉》《武则天与王皇后》《苦凤离莺》《牡丹亭惊梦之幽媾》	《汉宫秋夜雨》《龙女洞房》《胡风汉月两牵情》

笔者随机对4个曲社2015—2024年的10张演出海报中的130首演出曲目进行统计，其中被演唱次数最多的曲目是《琴缘聚》（出现了5次），其次是《南唐残梦》《樱桃落尽春归去》（分别出现了4次），《千里故人千里月》《新霸王别姬》（分别出现了3次），《狄青闯三关》《琵琶行》（分别出现了2次）等曲目，这些爱好者喜爱的曲目都是香港撰曲家撰写的。[①]此外，随着网络化时代信息传播迅速，网上音响资料丰富，也为学习者提供了便利与免费学习的渠道，不少爱好者是跟着录音或网上的视频学唱甚至学习做戏，很多新出的粤剧剧目、曲目也得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

粤剧音乐的跨国性以及传播方式的多元化，成为英国粤剧爱好者维系传统很重要的途径，也确保了“音乐实践和聆听文化的持续循环流动”[②]，并塑造了香港粤剧具有“中心”与“正统”的意义。笔者曾经问窝咸粤曲社的娇姐：“英国的环境与中国是不同的，你们的粤剧会不同吗？”她回答：“同样的中国戏曲故事，我们的故事（粤剧）也来自香港，人们（爱好者们）回到香港，又回到这里，然后我们又开始学习。”[③]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英国爱好者到内地演出、交流的情况增多，英国华人对内地粤剧的认识也逐渐改变。2025年，广州彩虹曲苑演出期间，笔者问来自英国的头架（高胡）师傅骆树荣，与中国的音乐员合作有何感觉，他的评价是：“他们非常好、非常专业。”[④]而在演出后的聚餐环节，冰姐说：“这是我第一次回到内地参加演出，以前我在香港听内地官方（指专业舞台）的唱曲都是一个风格，但是今天我听到谭国莲和李月玲两个人的风格是不同的，我好开心见到这样。”[⑤]从这些交流中可以看出，以往英国粤剧爱好者对中国内地粤剧界的了解是有限的，而交流与互动促进了英国粤剧爱好者对内地粤剧新的认知，也进一步促进了粤剧音乐在跨国传播中对于不同地域中粤语人的交流、融合与文化认同。

四、空间、边界与通道：粤剧与英国华人的身份叙事

从上文来看，英国华人粤剧实践展现出显著的内聚性与跨国性特征，实际上表现了英国粤剧爱好者仍以原乡文化为中心的认同，这种认同的形成源于两个互相支撑的维度：一是通过粤剧表

①其中《南唐残梦》《樱桃落尽春归去》为香港撰曲家罗文作品，《千里故人千里月》为香港撰曲家谭国安作品，《新霸王别姬》为香港撰曲家严观发作品，《狄青闯三关》为香港撰曲家苏翁作品，《琵琶行》是香港著名粤剧演员新马师曾首本名曲，《琴缘聚》是香港撰曲家陈嘉慧作品。

②Tan Sooi Beng & Nancy Yunhwa Rao, “Introduction—emergent Sino-soundscapes: musical pasts, transnationalism and multiple identities”, *Ethnomusicology Forum 25*, No.1, Mar.2016, p.8.

③被访谈人：娇姐，女，1949年出生，1974年移居英国，粤剧爱好者；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3年5月22日；访谈地点：英国伦敦国王街波兰社会文化中心剧院。

④被访谈人：骆树荣，男，1949年出生，1965年移居英国，粤剧高胡师傅；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5年11月2日；访谈地点：广州市彩虹曲苑。

⑤被访谈人：冰姐，女，1960年出生，1977年移居英国，粤剧爱好者、粤曲教唱教师；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5年11月2日；访谈地点：广州市荔湾区某餐厅。

演实践有意识地建构具有族群边界的文化与社会空间；二是依托粤剧搭建跨越地理界域，连接“原乡”与“他乡”的文化通道，使离散华人身份得以在中英双重语境中进行协商。

（一）空间与边界：英国本土语境中的粤剧与粤籍华人

在离散语境中，“认同”的产生常源于个体在异质环境中对于归属感的需求。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能帮助成员区分“我群”和“他群”，从而强化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也因此常被视为维系族群认同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北美研究者马丁·斯托克（Martin Stokes）在所编的《族群性、认同与音乐》一书中借用吉登斯“脱域”与“再嵌入”[①]理论的论述，阐述了音乐活动在时空错位后“重新安置”“我们”的过程中“以其他任何社会活动都无法比拟的强度、力量与纯粹性，唤起并整合着集体记忆与当下的空间体验。通过音乐构建的‘场所’蕴含了差异和社会边界的概念”[②]。对于离散华人来说，漂泊感是普遍存在的，粤剧极具地方性的声音，其中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家乡的故事，为这些离散的个体提供了一个与原乡相似的文化空间与“家”的归属感，能唤起主体的文化记忆。另外，粤曲社的活动本质上都以熟人社会为基础，其文化传播与实践主要发生于一代粤籍华人移民群体内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观念中的“广东人”，并非都是原生性的“广府人”。虽然大部分的成员来自广东、香港，但其中包含不少客家人（例如盖莱顿曲社的侯太太、冰姐等人），这些客家人与广府人都认同为广义上的“广东人”——他们共同使用粤语、传唱粤剧，而在文化符号上并不刻意强调原生族群身份，用冰姐的话来说：“我爸爸告诉我，我是客家人，那我就是了。”[③]此外，粤剧爱好者中还包括一些来自越南的华人难民。他们祖籍广东，于20世纪70年代越战后移居英国，对于经历了“二次离散”的他们来说，粤剧也是一种家乡的声音。正是通过粤剧活动所构建的文化场域，这些在身份上本具差异的群体——包括广府人、客家人和越南华裔——被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以离散经历、文化记忆以及身体实践（唱、演粤剧）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

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多元族群社会现实及华人社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有色人种移民的涌入，使得英国逐渐转变为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种族矛盾也随之日益凸显。白人至上的传统观念与少数族裔争取平等权利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英国族群关系的主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一代华人群体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融入状态：他们在经济层面的适应较为成功，但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的融入程度相对有限，因而被称为“沉默的族群”。[④]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是许多在英华人的共同经历，在笔者的考察中发现，不少粤剧爱好者虽在英国生活多年，但仍以使用粤语为主，朋友都是华人。这一群体由于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且多从事餐饮后厨等职业，英语能力较弱，与英国主流社会的接触有限。尽管他们经济条件都不错，但整体社会融入度低，也缺乏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正是这种外部融入的困境，促使

①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切断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在存在语境特殊性之间的联系。即社会关系可以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并穿越无限的时空而被重构，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脱域”。“脱域”后的社会关系会在新的时空条件下重构这一过程被称为“再嵌入”。详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8页、第69页。

②Martin Stokes, *Ethnicity, Identity and Music: The Mus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 Berg Publishers, 1994, p.3.

③被访谈人：冰姐，女，1960年出生，1977年移居英国，粤剧爱好者、粤曲教唱教师；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5年11月2日；访谈地点：广州市荔湾区某餐厅。

④丁美丽、邵政达《英国华人族群融入主流社会初探》，《大连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4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他们转向内部，构建紧密的社群网络以寻求支持与情感归属，粤曲社中跨越原乡地域的“广东人”社群网络正体现了族群在外界压力下的凝聚，粤剧活动成为一种应对外部压力的文化空间。这一点上，粤曲社和华人协会的功能有一致性，窝咸粤曲社的负责人慧霞，同时也是窝咸华人社区中心的工作人员，她说：“年轻一代华人不需要我们的帮忙，他们懂得在英国的社会如何自己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可是老一辈的不行，他们英文还是不行，有时候他们请我帮忙看 message（信息）和写信。”①

因此，粤曲社的出现与设立正显示了族群互助意识在文化领域的衍生。其不仅是一个演唱粤曲的“场所”，粤曲表演活动也不仅是这个场所中的声音，而且是与人的活动、空间共同构成的整体性的声音景观，其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其一，通过凝聚族群，为这一群体在伦敦（英国）建构了一个功能性的“家园”，应对外界的压力；其二，以地方性的音声、故事将伦敦这样一个异质都市空间转化为具有人文意义的“地方”，从心理上消除离散者的漂泊感。所谓音声飞地，实际上就是以地方性的声音景观，实现一种“域内有域”②的建构，使离散华人在新的环境中形成认同的“再地域化”。

向内凝聚的生态也自然带来了族群边界的形成，粤剧极强的地方性——从方言、音律到审美习惯——使其天然具有文化排他性，因此不像京剧、昆剧、古琴或华乐这类泛华人音乐那样包容性较强，非粤语背景的华人很难参与到粤剧活动中，粤剧爱好者也不会关注除了粤剧之外其他华人的音乐类型。这使得这一群体不仅与英国主流社会保持距离，与其他华人社群之间的往来也较为有限。尽管近年来伊斯灵顿华人协会希望打破地域之分，③将粤剧推向主流社会，但是相对京剧和昆剧，粤剧还是未能走出“广东人”的圈子，其主体还是第一代粤籍华人移民。

（二）通道与循环：粤剧传统、跨国网络与“华人性”

当前，海外华人研究普遍认为，“华人性”并非本质固定的概念，而是随着在地与全球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通过持续的文化实践被不断重构的动态过程。音乐表演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表达形式，正如刘长江所指出的，“音乐能够以微妙且不具威胁性的方式表达、声明、阐明和再现文化身份”④。对于英国粤剧爱好者来说，理解他们的“华人性”，不仅需要观察其迁徙后文化的在地化发展，也需要从其与中国（原乡）的互动来理解。英国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居住地，虽然长年居住于英国，但他们中很多人仍愿意用“华侨”自称，这种身份认同正有赖于如粤曲社这类同乡性质的“飞地”文化空间以及通道的存在，如孔飞力所言，“维持一个以同乡为基础的小生境，意味着维持与老家之间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通道……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通道，远在他乡的移民通过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情感共享，而与自己的老家紧紧相连。它们既是一种联系纽带，也是一种

①被访谈人：慧霞，女，出生时间未透露，12岁时到英国，粤剧爱好者、窝咸华人社区中心的工作人员；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4年1月22日；访谈地点：英国伦敦普里奥力公寓社区中心。

②程美宝提出的海外华人粤剧粤曲声域“域内有域”的情况有三种：“其一，指某个区域中的城镇……华人人数不多，但都有粤剧演出和粤曲社团。其二，指在各层级的集镇或城市中建立的会馆、庙宇、学校、会堂、戏院、游乐场等华人社区空间，还有各色批发零售商店及书报社……其三，还有一处不可忽略的场所，是离开城镇和市场颇远的矿场。”详见程美宝《国别思维与区域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第25页。

③佚名 *About us–Islington Chinese Association*，伊斯灵顿华人协会官方网站，https://islingtonchinese.com/projects/about-us-test/，发表时间不详；浏览日期：2025年12月12日。

④Frederick LAU，“Performing Identity：Musical Expression of Thai-Chinese in Contemporary Bangkok，”*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Vol. 16，No. 1，Apr. 2001，p.38.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文化生活空间”[①]。粤剧跨国流动通道与网络时代去地域性的虚拟社区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在英华人粤剧生态的“内聚性”以及对于粤剧传统的坚守——英国华人更加注重对于传统的保持而不是创新，笔者曾问过冰姐是否会尝试对粤剧进行类似新加坡英语粤剧之类的创新演绎，她的回答是：“我自己不会改编用英语唱粤曲，亦相信很少人会的。戏曲的地方色彩是源于语言，更改为其他语言，其中精髓流失外，亦会好勉强的。”[②]笔者在采访中遇到一位女士，她曾经向笔者展示她在个人媒体账号用英语来唱粤剧的录音，但是这条录音很快被删除了。

这种对传统的坚持，本质上是一种多元族群环境下一代华人有意识的“华人性”表达的文化实践。正如窝咸粤曲社的娇姐说：“我们来自中国，我们来自香港。我们必须学习它，我们非常自豪学习了它。对我来说，对我丈夫来说，这样你才不会忘记自己的语言。”[③]这也是娇姐和其先生陈丁生师傅几十年如一日，每周驱车两个小时从福克斯通到伦敦参加粤曲社活动的原因。粤剧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中国文化”，粤语就是他们的“华语”。这种以粤剧为纽带的“华人性”表达，也成为该群体区分自我与1997年之后其他香港新移民的重要分野。笔者在利兹“钰铭轩”粤曲社考察时遇到的张先生说：“香港来的新移民有很多，大部分不喜欢中国粤剧，中国的东西都不喜欢，但是我们老一辈不一样，爱国的心情不一样。我们比较爱国，他们不是，他们太幸福了，不知道什么是苦。”[④]共和协会的邱会长也将自己与香港新移民相区分：“新移民完全都不认同（粤剧），都不唱粤剧，和我们不会有交流了。我们是从新界那边过来的。”[⑤]很明显，这批华人身上保留了以粤剧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根性”认同，他们也成为中文在英国的坚持者，面对后代已经不讲中文、在文化上认同为“英国人”的情况，这批华人坚持办中文学校，并为中文学校筹款而举办粤剧演唱会，展现出强烈的文化延续意识。

这种通道的存在也为中英语境下主体的身份协商提供了条件。2024年，盖莱顿粤曲社到中国参加羊城粤剧节，爱好者N先生和笔者聊天时说：“我不觉得我是英国人，我到英国40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入籍，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中国人，我可以喜欢生活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这和我是中国人是两回事。”[⑥]他们独特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不受国别界域的限制，可以随时返回故乡，得以不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粤剧文化通道的存在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使得这种认同得以循环流动，维护了这个文化空间。他们用传统粤剧来声明“我是中国人”，同时接受在英国生活的现实，将英国视为工作谋生之地，通过文化实践完成“中国人”身份的维持与表达，也为其英国的生活提供支持并保持与故乡的联系。

①〔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页。

②被访谈人：冰姐，女，1960年出生，1977年移居英国，粤剧爱好者、粤曲教唱教师；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5年12月1日；访谈方式：微信。

③被访谈人：娇姐，女，1949年出生，1974年移居英国，粤剧爱好者；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3年11月6日；访谈地点：英国伦敦普里奥力公寓社区中心窝咸曲社。

④被访谈人：张先生，男，出生时间未透露，1966年移居英国，粤剧爱好者；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3年11月6日；访谈地点：英国利兹北街钰铭轩。

⑤被访谈人：邱清仪，女，出生时间未透露，1965年移居英国，共和协会会长；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3年6月4日；访谈地点：英国伦敦肯里克街共和协会。

⑥被访谈人：N先生，男，出生、移民时间未透露，粤剧爱好者；访谈人：潘妍娜；访谈时间：2024年11月25日；访谈地点：广州市荔湾区某咖啡厅。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结　语

通过日常表演实践与跨国网络互动，粤剧为第一代华人移民在英国建构了一个属于广东人的文化飞地，并在离散语境中持续形塑与强化其文化认同。英国粤曲社中看似日常性、重复性的粤剧表演实践活动，实际上“再生产着特定的意义……为特定群体成员的一系列同一类型的日常实践提供统一的文化价值取向”[①]，即华人在离散的环境中，通过对粤剧这一原乡文化符号的坚守与实践，维系和强化以“粤籍”为基础、以“中国”为根本的族群认同与文化主体性，这种偏“中国性”的“华人性”表达，始终依托于一个连接香港（广东）与英国的跨国文化网络。因此，要理解英国华人的粤剧实践，就必须将其置于中英双重语境中，考察华人如何在跨越国别地理与文化边界的过程中策略性地表述自身的“华人性”。

本文从粤剧全球离散的视角呈现英国个案叙事，亦希望能够为区域国别视角下中华音乐海外传播提供一种研究路径：所谓区域与国别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存在于人的认知中，并且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得以具体化，离散语境中的“国别”与“文化身份”是一对灵活的概念。海外华人音乐是在地化创新还是传承传统，这与华人的所处位置有着重要关系，即原乡、在地与全球化力量的结构性互动如何作用于主体实践。同一种地方音乐的海外传播呈现不同的实践——如英国华人粤剧活动的“内聚性”（对原乡传统的坚持）与新加坡华人粤剧的“外向性”（英语粤剧），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主体如何通过粤剧这一地方剧种来表达其对于身份、国别、区域的认知。也正是通过共同的（或差异的）表演实践，分散的个体得以凝聚为可辨识的认同共同体，并在“华人”这一身份下进行多元叙事。

①郑震《论日常生活》，《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71页。

购 阅 启 事

欢迎广大读者通过邮局订阅《民族艺术》（邮发代号48-58，2024年每册定价20.00元），若在当地订阅有困难或需破季订阅、单册购买，可汇款到民族艺术杂志社发行部邮购。

本刊尚有少量往年过刊，欢迎购阅。

地址：广西南宁市思贤路38号《民族艺术》编辑部

邮政编码：530023　　电话：0771-5621053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